

我乡我土

万安山,我来了

□ 李国英

我是解放军!

□ 青雪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离开大西北生我养我的那片黄土地,南北漂泊,最终在河南偃师诸葛镇南山头落脚,进一家水泥厂当了工人。这座山,就是万安山。我在这座山下,不,其实就是在这座山的半坡之上,开始了长达一年挥汗如雨的苦行僧般的日子。

身在山中不知山。在水泥厂当工人的无数个日子里,万安山顶只能仰视,但我从未真正上去过。

白云苍狗,世事变迁。当年豪气干云又多愁善感的小青年已到了知天命的年岁,而万安山还是那座万安山。在洛城忙忙碌碌的那些岁月里,无论春夏秋冬,偶尔于市中心的洛浦公园或洛阳桥瞰一眼万安山,心中总是一暖,隐隐也有难言的情愫在里边。

远眺之下的万安山,如同洛城的一条案几,顺陈于千年流淌的伊水畔和洛水边。有时候我会发癡症,想象着如果有一支足够长足够粗大的毛笔,我会把伊水和洛水当作墨汁,前挑一笔后蘸一管,在蓬勃富饶的洛阳盆地书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。

万安山是博大的。作为洛阳盆地的南部界山,万安山的海拔虽然只有 937.3 米,千万年以来却一直忠诚地守护着洛阳的东南门户。在历史上,其名气远远盖过了和它遥遥相对的少室山。其实这些都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万安山当初以宽厚的胸怀接纳了

我这个远方来的游子。

有谁说过的,所有的遇见都是一种修行。青春的彷徨,火热的激情,万安山见证了我成长的足迹。彼时,一天二十四小时三班倒为祖国生产高档水泥的我,上早班和夜班收工后,除了洗澡,唯一雷打不动要做的事,就是拿着一本书和一沓信,从工厂后门顺山间小路漫步上山,朝迎旭日升,暮送夕阳下。

说是上山,其实我仅仅是走到了万安山的山坳里,距离山顶还远着呢。山坳里视野开阔,田野纵横,夏有百花冬有雪,其间炊烟袅袅,鸡犬相闻,好一个世外桃源!在这里我总会找到家乡的感觉。我的那些小文章和诗歌的构思,皆发端于此。还有,蹲在山间地埂边读远方朋友的来信,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那时候没有 QQ 和微信,甚至连电话和 BB 机也没有,唯一和全国各地文朋诗友联络的方式就是写信。读信和写信成了那时候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。我每天能收到八到十封信的样子,当然,对每一封我都很认真地写了回信。信封上贴一枚八分钱的邮票,这些书信便带着万安山泥土的气息,寄托着我美好的希冀,飞向了大江南北,海角天涯。

漫步万安山,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在山间小路邂逅牧羊人。

如果说我有一技之长的话,放羊应该是最能拿出手的了。从四五岁时跟着哥哥放羊,到单独赶一群羊,总有十五年牧羊的资历了。所以,当我见到牧羊人,俨然是师傅一般的派头,说话嗓门自然也就高了。我问万安山的牧羊人:“听羊啃青草的声音是什么感觉?”牧羊人答:“可烦!”我不高兴了,但仍然耐住性子说:“伙计!甬烦。你看这羊群像五线谱一样撒在山坡上,你是在写诗哩!”牧羊人愕然望着我,撂下一句“神经蛋”,吆喝着羊群远去了。

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万安山的仙,在我的心目中,当然是长眠于山南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范仲淹。范仲淹曾建议北宋统治者迁都洛阳,其出发点乃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。范仲淹认为洛阳北有黄河,南有秦岭,西有函谷关,东有虎牢关,在此建都既有利于防守,还可以省去大量冗兵,减轻国家负担,可免国难民忧。可惜他的意见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。

远去了鼓角铮鸣,北宋终是淹没于历史的烟尘,洛阳的南部屏障万安山依然傲然耸立。入夜,我站在万安山山顶,踏着时代的脉动,感受着十三朝古都的朝气和建设者们的魄力,和生活在万安山南北同样幸福的人们一起,俯视万家灯火,仰首苍穹数星,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在心里喊,万安山,我来了!

丝路花雨

快乐向前走

□ 马玉红

暑假第一天傍晚,信步走上伊水乐道。雨后的乐道,红绿铺染,白色标志的动态图案愈发明艳。“健康从这里开始”,似乎时刻在提醒人们要加强身体锻炼。

道旁,两行白杨生机盎然,夹竹桃串串火红,栀子花洁白无瑕,清香怡人。金鸡菊、棣棠、锦带花、常春藤等点缀其间。远处,伊洛大桥横跨两岸,如长虹卧波。科技大厦、商会大厦、伊水苑等高楼林立,俨然一派新都市景象。

散步到伊水游园东边,准备返程时,忽闻一阵乐声,前边有一大群人,原来是“健走团”——洛阳伊滨科学健走队。

这是一支民间自发成立的健身团队,听说他们就在新修的乐道伊水苑段活动,今日才得以偶遇。他们先做了预备活动,然后转向,整队,一支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,和着节奏明快的音乐,健步向前走起来。

我看到人群中有个好友,禁不住飞跑几步,和她一起甩开臂膀加入阵列之中。

音乐真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家。先是迎宾曲,似在召唤同伴;接着是进行曲,节奏步调和谐一致。《一二三四歌》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》《社会主义好》,铿锵有力,振奋人心。

行进同时,几套上肢运动,使内外上下均得到舒展锻炼。什么蟹王开道、大鹏展翅、企鹅漫步、熊猫打鼓、螳螂捕蝉等,使我想起神医华佗创建的健身五禽戏,以及少林武术中的五行拳,它们都是通过模仿各种动物的动作,达到通五脏,清六腑,健四肢,活经络的健身效果。

运动快至尾声时,是五分钟碎步跑,有人在轻声而有力地提示“坚持、跟上、保持队伍整齐、不错、加油……”,短促的话语瞬间给人注入动力。靠近音箱的一路纵队,几乎每个人都是志愿者,轮流接替拉着音箱。这真是一支和谐友爱、积极向上、健康有活力的队伍!

听朋友说,这支队伍成员主要来自附近的安置小区——正泰嘉园、兴隆嘉园等。队长就住在伊水苑,她曾多次去郑州洛阳学习,回来义务教大家。

我看到王府村的一位老叔也在队伍中,禁不住和他攀谈起来。他说:以前在家种地种菜,一年四季忙不停,如今搬进小区,住进楼房,到处干干净净,每月还有养老保险金,孩子们都有工作干,自己就在家带带孩子,晚上出来活动活动,挺好!

华灯初上,流光溢彩,伊河水静无声息,倒映着灯光月影,如同天上人间。“我们走在大路上,意气风发斗志昂扬,向前进,向前进……”雄壮的乐曲似乎在我的耳畔回响。忽然想起,离乐道最近有个拆迁村子叫康庄,家乡的人们岂不正是走在康庄大道上?

情感驿站

我想拴你在裤腰

□ 陈俊峰

周日,带女儿到诸葛一中补英语,六岁的儿子也闹着要去。我母亲站出来交代:“可不敢给孩子丢了,孩子一丢,咱们都甭想好好活。”我嗔怒道:“真是个小心眼,放心吧!”母亲就是这么个人,记得上师范那会儿,我前脚走,她就给我父亲念叨:“车会不会翻?车上有小偷咋办?打起来动刀子咋弄?……”父亲就训斥她:“杞人忧天!心眼比针眼儿还小!”因为母亲的小心眼,我也没少给她老人家脸色看。

车到诸葛一中,女儿下车去补习。周末好不容易没有加班,我计划带儿子去倒盘民俗文化村和郁金香花海玩玩。谁料,突然内急,肚子“咕咕噜噜”地响,拽着孩子往厕所跑,边解皮带边嘱托:“爸上个厕所,你在这里不能动。”儿子捂住口鼻说:“这儿老臭,爸爸。”“那你到门口等,千万不敢去远处啊!”隔几分钟叫一声,儿子回应,又隔几分钟,又叫一声,没反应,一声接着一声叫,仍然没反应。边叫边了解手程序,掂起裤子就跑,左右瞧看,空空院落不见人影,急忙往操场跑,没有!呼唤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高,一声比一声长,声音接近嘶哑,整个校园都在回响。心突突乱跳,脑闪现着调监控、把大门、找救援、报警等想法,折返几次,来回狂奔。寻人启事、拐卖、乞讨、摘器官,不祥的念头满脑子乱蹦。

忽然,传来了儿子的答应声,飞奔过去,看到了,我长舒一口气,定定神,口袋摸出纸巾、擦汗。走近儿子,我严肃地说:“孩子,我今天准备打你一顿,你的错误不能原谅,必须让你长长记性。”我听老人们说,打孩子要先有预警,让他做好挨打的准备,不能搞突袭,会吓坏孩子。我手举得高高,而后重重地给屁股来了几巴掌。打完问道:“不管在哪里,一定要叫大人能看见你,记住了吗?”孩子噙着泪回答:“记住了。”

确实吃坏了肚子,刚到倒盘村,又跑厕所,孩子倒是乖了,规规矩矩站在一边闻臭味。到郁金香花海,又一次,看着捏着鼻子的孩子,我真是哭笑不得,多想能有根绳子,拴在爸爸裤腰带上!

我爸爸小时候,跟着爷爷挑担子卖柿子,回来走不动了,爷爷就把爸爸放到框子里,路边搬一石头配重,挑爸爸回家。我爸爸也这样挑过我。有了子女以后,才更深刻地理解我的父母,理解了全天下的父母。一天的游玩,我也理解了母亲的小心眼,那小心眼是对子女满满的愛。每个儿女成长的过程都伴随着父母的担心、害怕、惊吓,这都是爱的符号,这与子女给父母的快乐、慰藉、幸福相比,前者是三春晖,后者是寸草心。愿天下做子女的,多给予父母一些快乐、慰藉、幸福,让爱没有那么大的落差。



游园一隅 陈爱松 摄于吉庆嘉苑南

一方水土

话说窑屋

□ 杨群灿

前段时间,因修建科技大道,李村咸宁寨以及刘家窑的一些靠崖的民宅被拆除,宅院后面的一座座窑洞裸露出来,有的保存完好,有的废弃已久,也不知经过了几辈人,几易其主,修修补补,仍不失其居住价值。这些窑洞粗犷古朴,窑洞前的院子宽敞通达,也让我们一窥旧时人们的家居情形。

窑洞曾在很长时期是人们主要的居住形式。伊滨区南部近山地区,以“沟”命名的村子多不胜数,过去走在路上,除了原野和沟壑,很少看见村庄,待听得鸡犬之声、看到炊烟袅袅,才会意识到山沟里藏着一个村子。人们的居所多为依山崖而建的窑洞,一家挨着一家,院里分布有鸡窝、牛棚、猪圈,街上有公用的碾、磨,这种民居形式为人们日常交流提供了便捷,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,构成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。

万安山下多为直立性很强的黄土,选取整体结构完整的土崖凿洞而居,成本低廉,掘个土窑即可安家立舍,遇到战乱匪乱,弃之而去也不用很惋惜。在物质匮乏的时代,挖掘窑洞除了简便易行,还有诸多优点:一是省材省钱,因缺乏木料,很多人家盖不起瓦房,虽然掘土非常辛苦,但那时候力气不值钱,因而窑居是非常合适的选择。二是冬暖夏凉,黄土具有蓄热、隔热的特点,能有效抵御酷暑和严寒,还具有防火、防噪音功能。三是坚固耐用。民间有个说法,“有百年不漏的窑洞,没有百年不漏的厦房”。有位从事建筑的朋友说,窑洞的拱顶式结构,符

光阴故事

在王府小学的五小时光

□ 王红强

王府小学最早设在村里的祠堂里,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了,在这里七八岁、十几岁,甚而娶了媳妇嫁了汉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一个教室里学习认字。八十年代搬到了村南边二里外一个旧兵营里,又几经村民集资翻造,有了两栋二层小楼。九十年代校园遍植花木,绿树成荫,曾被评为偃师市花园式学校。随着伊滨区的开发,王府小学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,守望望着最后美好而短暂的夕阳时光。

因为近二十年毕业班教学,我落了半个膀子疼,晚上睡觉不会翻身,经常失眠头疼。2014年,多方考虑去了王府小学,骑车子 20 分钟,不远不近刚刚好,可以被动的锻炼锻炼身体。当时就听说即将撤并了,想着走一步看一步,还是去了,待了五年。

第一年,教了两班数学,每天骑车上午 7 点去,下午 5 点回,看花开花落,冬去春来,感觉悠闲自在,身体恢复的也不错。又在学校南边空地接手了几畦菜地,平整,施肥,播种,很快绿油油的铺满了菜畦,挂满了枝架,给老妈送点,给大家分享点,甚是快乐。

第二年五月,原来的学校被收走了,师生搬到了村子东边的临时安置房,很小一个院子,90 多个孩子课间跑步甚至跑不开,下雨校门和厕所两汪水,雨打铁皮房顶如敲鼓,讲课孩子们听不清,只好写作业。校园没有一棵树,夏天就扯了防晒网遮阳。

村里在后门外给我们清理了一块空地当操场,成了孩子们

的乐园,课间,体育课可以在青草地上玩耍,春天放风筝,夏天逮蚂蚱,秋天踢足球,冬天来野炊,简朴却快乐。

教室办公室种些好栽易活的文竹,绿萝,吊兰……也常常去校外采摘些鲜花插在花瓶里,有了小情调,加上花香弥漫,一天都有个好心情。

正对校门有个阅报栏,正面展示孩子们的作品、照片,反面刚好粘贴集会主题标语。然后是升旗台,高高的旗杆上,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升旗台的台阶上简陋的花盆里鲜花次第开放,每一次颁奖,每一次活动都在这里留下记录和照片,也留下美好的回忆。

从村里到学校要穿过一条宽阔的大马路,老师们轮流晨起,早早到村边接来像小鸟般叽叽喳喳的孩子们,放学又把孩子们送到马路对面的村口,春夏秋冬,风雨无阻。

春暖花开时,师生一起去郊游,学生们都争着领头打队旗,在伊河滩集体野餐,分享自带的小零食,打打扑克,做做游戏,制个柳笛,编织个花环,各种不同的花草。师生一起拍一些照片,半天一晃而过,简单的快乐印在孩子们的记忆里,回味无穷。

五年时光转瞬即逝。虽有不舍,但阵痛过后是充满希望的明天。2019 年 7 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,王府小学完成了他最后的使命,五十多名学生和 9 名教师与其他五个村子的小学一起合并到了伊滨区正泰小学,在干净整洁的标准化新学校里,师生们开始了崭新的生活……

那年的 7 月底,连降暴雨,伊、洛河并涨。伊河上游河堤决口,伊洛河间的夹河滩顿成“泽国”。那几天,我的同乡老兵刚好从杭州某部队回洛探亲,奉父命,进入夹河滩老家探看情况。

偃师洛河桥南,洪水已淹没了岳滩的公路,汪洋中的村落,仿佛是一座座孤岛。老兵在水边挽好裤腿系紧鞋带准备下水,另外三个老百姓也要进入夹河滩灾区看家人,正在水边躊躇,看到解放军,便跟着他蹚进了浑水。老兵在前面以公路两边的行道树为标准,顺着中央向前摸索着行进,三名老百姓尾随于后。

水深一阵浅一阵,有一公里多的路水深达胸口,水流来回漩着,老兵叫几个人连成一列,相互拉扯照应。举目望去,四下水茫茫,高杆庄稼多已灭顶,村庄里有些房屋已倒塌,水已经逼近岳滩镇上的楼房二楼。老兵他们终于蹚过了近三公里的那片洪水,在赵庄寨附近踏上地面。三名老百姓向老兵致谢,他摆摆手,说:“我是解放军。”

在翟镇街上,得知老家的人已经顺伊河堤安全转移到颍县,老兵便从翟镇到二里头向北蹚洪水返回。在一段及腰深的水面上,一对夫妻扛着东西拉扯着两个孩子也在向北,准备上洛河大堤。看到夫妻俩手忙脚乱顾此失彼,被拉扯的孩子也在水中东倒西歪,老兵赶上前去,连拖带拽护着两个孩子蹚过洪水,上了洛河的南堤。那对夫妻说着感谢的话,老兵指指身上的“三片红(帽徽、领章)”说:“我是解放军。”

洛河大堤上污泥翻滚,一个小脚老太太孤零零一个人在泥窝窝里艰难跋涉。老兵赶上前去询问,得知她的家人都扛着东西前面走了。他弓下腰背起了老太太,老太太高低不让背。他说:“我是解放军。”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,老兵把老太太一直送到大桥头的水泥地上。沿途,他还顺带赶着堤上一些散乱地跑着的无人管的牛和猪,交给当地的群众。

灾区即战场,无人指挥也要往前冲,因为“我是解放军”。洪水打湿了他的绿色军装,成为深绿,却将红色的帽徽和领章衬托得鲜艳无比。老兵正正军帽,离开洛河大堤,听到群众在后面说:看,还是人家解放军!

嘹亮军歌

军营趣事

□ 陈月贤

多数人认为,军人一定会天天紧张严肃,殊不知在一定的时段也可以尽情地享受自由时光。八一来临,我这个老兵也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在部队的一些枝枝叶叶,特别是战友间的玩笑和趣事。

那时,周六晚上和星期天,除了值班外都能自由活动。我在部队机关工作,独住一间宿舍,因此就成了老乡战友的俱乐部,一到这个时间段,他们就会聚在我的宿舍,天南海北地吹牛,回忆家乡趣事,唱河南梆子腔,打扑克下象棋军棋。最搞怪的就是打扑克输了后的惩罚:贴纸条、晾衣夹夹头、脖子插鸡毛掸、大夏天戴棉帽穿雨衣……花样翻新。

有一次,飞行大队蔡大队长也参与我们的娱乐,输一次天上夹一个晾衣夹,一会儿他的头上已夹了五六个。这时一个调皮的老乡跑到军人服务社对老蔡的老婆说:“快去吧,老蔡在小陈屋里跟人家吵起来了。”服务社离我宿舍很近,他老婆一听就来了,一推门,看到老蔡夹了一头夹子,立马嘟囔着险说,这就是去哪哪办事哩,原来是办这事哩,快给我走!老蔡本来就惧内,一见老婆,两手头上一捋,也不管疼不疼了,红着脸“嘿嘿嘿”地跟在老婆屁股后头走了。满屋人笑得前仰后合。

我和李村街小孙是在机关灶吃饭的。那时飞行灶每人每天六元,地勤灶每人每天九毛,机关灶干巴巴四毛五,冬天萝卜白菜,夏天茄子冬瓜,一天三顿除了大米还是大米,馒头、面条十天半月才吃一次,所以北方人都盼着吃面食。连队有菜地,且养有猪,生活相对比机关灶好点。一天晚饭前我得知场务连晚上吃包子,我就跟小孙说你想吃包子不想,他说咋不想,做梦都想。我说,你想吃我叫他们给咱送来,不过你得听我安排。我对他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后,给场务连同村的战友小甲打电话说:“咱大队会计某某来了,在我这。”他一听说,立马说:“好好,我马上去,俺连是包子,我给他说点。”

不一会,他风风火火地掂着包子来了。我指了指床上蒙着头睡觉的人说,他坐了一天一夜的车又累又瞌睡,让他休息一会儿吧。小甲连声说好。谁知这时躺在床上的小孙熬不住了,“噗嗤”笑出了声。小甲见状,猛一掀被子,看见是小孙,立马咆哮起来:“原来您俩毛捣我哩,不中不中!我把包子还拿走!”结果是大笑一场,理了馋嘴。

我是 1974 年底入伍的,那时入伍文化层次不一,有高中初中的,还有小学甚至文盲的。和我一块入伍的小丁是个下乡知青,有一天他找到我说,哥,我在家谈了个朋友,我想给她写封信可不会写,你替我写写吧。一向心软的我就帮他写了。谁知写开头就收不住了,他对象来一封信,他就拿来让我看后回一封,如此这般坚持了四五年。后来小丁战友探亲回来后,高兴地对我说:“这次回去把亲订了,以后不用麻烦你了,我好给她写算了的。”我说太好了,我求之不得。谁知过了两天他又找到我说,他想给朋友她爸妈写封信,可写了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。我问开头咋写的?叫我看看。我一看,笑得肚子疼,我说:“天哪!你敢这样写?寄回去不骂你个狗血喷头才怪呢!”只见他写到:“爸,妈你们好!身体欠佳吧……”

无奈,我又替他操起笔来,一直写到他退伍。不知到后来,他跟他媳妇主动坦白没有。

穿过军装十四年,梦萦魂牵到如今。我爱军营,想起曾经的点点滴滴,是追忆,更是甜蜜。亲爱的战友,你们都好吧?